

韓愈與《進學解》、《原道》及其他名作（節錄）

陳耀南

一、生平

韓愈，唐詩的巨匠、儒臣的典範、孟子的繼承人、宋明理學的先導、釋道兩家的挑戰者、古文的宗師。

安史之亂爆發後十三年、詩仙李白去世後六年、詩聖杜甫去世前兩年，別字「退之」的韓愈出生於大唐帝國的首都長安。那時是代宗大曆三年（西元七六八年）。籍系河南河陽，因為郡望關係，又稱昌黎韓氏。

韓愈出生不久，母親就去世了，三歲時又沒有了父親，好在長兄韓會和鄭氏嫂嫂、乳母李氏把他撫養成人。對於他們，韓愈是終身感念的。

德宗初，韓會去世。因為中原多故，孤苦的韓愈，隨嫂避亂宣城，自幼勤奮力學，因為世變（例如頻繁的軍閥混戰，西元七八三年的涇原兵變，吐蕃回紇的歲歲侵擾等等），漸漸養成堅強的、振興儒教、改革時文以匡世濟民的崇高志向。

韓愈十九歲到長安求進士，交上梁肅等古文先驅。窮困糾纏不去，而壯志也從不消失。跟著二十一、二十二、二十四歲那幾年，三次應考進士，都不成功；到貞元八年（西元七九二年），才與馮宿、崔群等，同時登上當時進士的龍虎榜。

唐朝制度，考中禮部的進士只有科名，還須再考吏部的博學宏詞科才可以攝職從政。二十六、二十七、二十八歲那三年，韓愈三度應考，又都告失敗，於是三度上書宰相，要求一個公平的機會。得不到答覆。

失意的韓愈，從二十九歲起在汴州做了節度使董晉的幕僚。董晉死後，又轉任另一位節度使張建封的輔佐，不久去職。

貞元十七年（西元八 一年），韓愈三十四歲，任四門博士教職。兩年後冬天，拜監察御史。不久，可能因為上了「天旱人飢」的奏狀，得罪權臣，又或者見排於當時勢力日大的王叔文黨，被貶為連州陽山令。

德宗貞元二十一年，即順宗永貞元年（西元八 五年），是政潮特別洶湧的一年。正月下旬，德宗去世，太子即位為順宗。素來信任的王叔文黨大舉用事，韓愈的好朋友柳宗元、劉禹錫亦在其中。他們激急地推行新政，不久就被以宦官、太子為首的舊黨反撲：而且順宗即位不久就瘖不能言，大權迅速旁落。七、八月間，太子宮廷政變奪權成功，即位為憲宗，盡貶王叔文黨。三十八歲的韓愈，一方面沉潛著述，寫成了《原道》等五篇論文，準備將來擴充成為一家之言的專著，一方面看著政見不同的好友劉、柳等人暴起暴落，流放到永州等窮荒之地去。

次年（憲宗元和元年）六月，韓愈被任為國子博士，前後三年，改任其他官職，其間一度任河南縣令，禁止藩鎮在東都洛陽置留邸，貯潛卒 換言之：根除了政治基地和軍事的潛在力量，避免危及中央政府。

元和七年，四十五歲的他，又被降調為國子博士，翌年初，在苦悶的心情中，寫成了傳誦千載的《進學解》。這篇文章感動了很多人 包括執政的宰相，於是改任為比部郎中、史館修撰。後來，又調任了一些其他職務。最高升到了刑部侍郎之職。

元和十二年秋冬間，平定心腹大患的淮西吳元濟，是當時一件令唐室無比振奮的大事。次年，以文章著名的韓愈受命寫成洋洋灑灑的《平淮西碑》。

年底，志得意滿而又自知做了不少虧心事的憲宗皇帝，為了祈福而迎接佛骨，韓愈力諫，觸怒了皇帝，幾乎死罪。僥倖保存了生命的韓愈，懷著舊日士大夫的忠憤，也懷著愛女途中夭折的悲哀，被貶潮州，這時是元和十四年，韓愈五十二歲。

韓愈在潮州短短八個月，驅除鱷魚，鎮服豪強，提倡文教，做了不少好事。跟著量移（就是移近一點京師，以示獎恤）袁州，廢除了典賣兒女的陋俗。

這時憲宗已經暴崩，太子即位為穆宗，改元長慶（西元八二一年），韓愈被授國子祭酒，主持國家最高教育機構，多所整頓。七月，轉任兵部侍郎。明年，因為鎮州王庭湊兵亂，韓愈親入軍中，折以大義，表現了老而不衰的道德勇氣。這時的他，已經五十五歲了。

比較平靜地過了兩年。長慶四年（西元八二四年）十二月二日病卒。死因是不是服了志在延年的硫磺，後來成了文學史上一段不大不小的爭訟之案。

二、《進學解》

韓文名作極多，最整體地可賞的莫如《進學解》。因為本篇是韓愈全面而精要的自白，具備多種傳統文章的體裁與技巧。

本篇全文錄入《新唐書 本傳》，作於元和八年初（西元八一三年），當時韓愈四十六歲。十年前的他，曾經以「凡物不得其平則鳴」、「自鳴其不幸」抑或「鳴國家之盛」，命運懸之於天，「其在上也奚以喜，其在下也奚以悲」等等說法，高妙地開解安慰年老遠宦、抑塞窮愁的孟郊；現在，要宣洩類似的苦悶，要紓解同樣不平的，是他自己。從德宗貞元十八年到憲宗元和七年，十載之間，浮沉於國子博士之職，有才難展，有志難伸，於是作《進學解》一文，以自明其志。假托國子先生進入大學，勸勉諸生德業雙修，被質問本身進德修業如此成就，而竟有如此際遇；最後先生再予解答，所以名為「進學解」。「解者，釋也；因人有疑而解釋之也。」（《文體明辨》）這是本篇的題旨。

全文可以粗分為三大段。首先以簡潔筆調，敘述國子先生即韓愈自己 早會訓話，以「業精於勤」、「行成於思」格言：國家選拔培訓人才方法，以至凡事先求諸己的信念，勸勉諸生 有人以為這段是反話正說，是韓愈自己也不一定相信的門面話：其實，阨逆儘管很多，正確的理想還是不可不標舉；而且，為人師表，在公眾場合不給學生開示以正途大路，難道歎老嗟卑、怨懟個人的不平嗎？

在正話正說之中，忽然來了反諷——出自追隨老師多年的學生之口，這是語語鋪排、而又句句是實的第二段。依照國子先生開宗明義所宣示「業精」「行成」兩大綱領，先生自己的為學、為儒、為文、為人，各方面的努力經過和成就，一切可式可法；而其境其遇，卻又如此可歎可惜。在讀者的同情、感慨而又期待當事人的答覆，轉入了第三段。

第三段是先生的解釋。「量材適用」，是匠氏之工，是醫師之良，也是宰相之方。這是常識，也是朝野對當前執政者的信心。跟著，以大賢孟荀二子為例，說明德業雙修、言行足法的人，不一定就有相稱相應的位，這是無可如何的「命」，而「知命守義」，正是在這個進退得失的關節上，一個儒者要好好把握的人生原則。進德修業是分所應為的，財賄班資之類嘛，比上永遠不足，比下早已有餘。看開了，看通了，先生開解學生，也開解自己的話，聽來是一片平和謙退——當然，那胸中塊壘、那感士不遇、不怨而怨的不平之鳴，還是委婉而恰可地表達著的，於是，「執政奇其才，改比部郎中、史館修撰——元和八年三月二十三日也」（《舊唐書 本傳》）這是本文的喜劇結果。

如果只是替作者帶來好一點的官運，那本篇就不一定足道了。足道的是，以體裁言：本篇以散文的氣勢，綴以駢文的句式，兼具韻文的音律。從作法說：本篇用辭賦的結構，記敘一段假設的師生問答，藉此說明自己的志節和為學、為文、為政的理論，更抒發了懷才未遇的苦悶之情，最後以理化情，大方得體地收結。全文結構謹嚴，層次清晰。

孫樵稱賞本文：「拔地倚天，句句欲活，讀之如赤手捕長蛇、不施鞵勒騎生馬，急不得暇，莫可提搦。」——是的，精練而靈活，是本文的語言藝術特色。篇中許多句子，如「業精於勤荒於嬉」、「含英咀華」、「細大不捐」、「提要鉤玄」、「動輒得咎」、「詰屈聱牙」等等，早已變成日常成語。特別是其中歷評古代典籍，即所謂「《易》奇而法、《詩》正而葩」、「《春秋》謹嚴、《左氏》浮誇」等等，精簡確切，具見韓子的心得與功力。自我評價，亦無亢無卑，恰如其分，足證他的自知之明和自我期許。至於收結一節，雖是自嘲自謙之辭，也可視為當時——或者古今相同官場浮沓之風的針砭。林紓說：

「進學一解，本於東方《客難》，揚雄《解嘲》——所謂

沈浸濃郁、含英咀華者，真是一篇漢人文字。所長在濃淡疏密相間錯而成文，骨力仍是散文，以自得之神髓，略施丹鉛，風采遂煥然於外，大旨不外以己所能，借人口為之發洩，為之不平，極口肆詈，然後製為答詞，引聖賢之不遇為解。說到極謙退處，愈顯得世道之乖、人情之妄，只有樂天安命而已。其驟也，若盲風瀕雨；其夷也，若遠水平沙。文不過一問一答，而啼笑橫生，莊諧間作，文心之狡獪，歎觀止矣！」（《韓文研究法》）

蔡世遠說：

「此篇辭涉憤激，宋儒『為己』之學，定不如此。然公自敘其讀書衛道之苦心，不可沒也。且如『尋墜緒之茫茫』數語，誰人能有此志向？『《春秋》謹嚴』數語，誰人能有此識解？勿論《七發》《七哀》等不足比倫，即《賓戲》《解嘲》等篇，亦相懸絕也。」（黃華表《韓文導讀》引）

林雲銘說：

「首段以進學發端，中段句句是駁，末段句句是解，前呼後應，最為綿密。其格調雖本《客難》《解嘲》《答賓戲》諸篇，但諸篇都是自疏己長，此則把自家許多伎倆、許多抑鬱，盡數借他人口中說出，而自家卻以平心和氣處之。看來無歎老嗟卑之跡，其實歎老嗟卑之心，無有甚於此者，乃《送窮文》之變體也。至其文語語作金石聲，尤不易及。」（《古文析義初編》卷五）

所以，本文千載傳誦，無數有志學文、學道之士，因此而堅強了意志、啟迪了方法、慰解了痛苦。

本文論為文得力一段，很值得闡釋，這正是八家之首、古典散文領袖宗師「金針度人」之處：

（一）師範群經

1. 上規姚姒，渾渾無涯；周誥殷盤，詰屈聱牙：舜生姚墟，後以為氏，禹，姒姓，此謂以《尚書》虞夏之典為法，華族文化，

於焉創始，氣魄之渾浩深遠，可為軌範。

《周書》有《大誥》、《康誥》、《酒誥》等，《商書》有《盤庚》諸篇，均政教鴻文，雖世易語殊，艱澀難讀，而莊肅簡樸，正足藥晉宋齊梁以來華過其質、采溢於情之弊。

揚雄《法言 問神》：「虞夏之書，渾渾爾！《商書》浩浩爾！《周書》噩噩爾！」

李商隱《韓碑》：「點竄《堯典》、《舜典》字，塗改清廟生民詩。」

林紓《韓文研究法》：「《平淮西碑》，模範全出《尚書》，惟其具絕偉之氣力，又澤以極古之文詞。」（《韓柳文研究法》，頁四四）

劉大櫟：「《淮西碑》從《舜典》來。」

張裕釗：「此文《平淮西碑》可追《尚書》。」

儲欣：「《淮西碑》序如書，文如詩，李斯勒石，變詩書為碑文者也；韓公此篇，復碑文為詩書者也。」

沈德潛：「《淮西碑》記叛亂，記廷議，記命將，記戰功，記赦宥，記論功而總歸之於天子之明且斷；井井整整，肅肅穆穆，如讀江漢常武之詩。西京後第一篇大文字。」（以上見黃華表《韓文導讀》，頁二一至二二）

又如《沂國公（田弘正）先廟碑銘》，方苞云：「序簡以則，銘清而蔚，兼《尚書》、雅、頌之義而無摹擬之跡。」曾國藩曰：「起最得勢，樸茂典重，近追漢京，遠法《尚書》。」（馬通伯《校注》，頁二三三）

劉大櫟曰：「《佛骨表》是《尚書 無逸》」（同上《校注》，頁三五四）

錢基博云：「《平淮西碑》《南海神廟碑》《烏氏廟銘碑》《魏

博節度使沂國公先廟碑》、袁氏先廟碑，模範《誥頌》故為樸茂典重，而無一字一句襲《詩》、《書》。」（《韓集籀讀錄 韓愈志》頁一三六）

陳第云：「退之獨知五十八篇（按：指偽古文《尚書》）為文字之祖，故《淮西碑》法《舜典》，《佛骨表》法《無逸》，《畫記》法《顧命》。」（蘇文擢先生《韓文四論》述閻若璩《潛邱劄記》所引，頁六九）；又云：「句奇語重者本乎書詩。」（頁六七）

2. 《春秋》謹嚴：《春秋》經文字簡質而有法度，《史記孔子世家》云：「約其文詞而指博，故吳楚之君自稱王，而春秋貶之曰子：踐土之會，實召周天子，而春秋諱之曰：『天王狩於河陽』；類此以繩當世貶損之義 筆則筆，削則削，夏之徒，不能一詞。」按西漢今文義行，史公聞《春秋》經義於董仲舒，董子則光大《公羊》微言大義之學，例如《僖公十六年》：「隕石於宋五」、「六鷁退飛過宋都」，《哀公十四年》：「西狩獲麟」，此等《春秋》原文，本均寥寥數字，而《公羊》逐字闡發其深微之旨意，魯宣公十二年，《春秋》云：「晉荀林父帥師及其子戰於邲，晉師敗績」，《公羊傳》釋云：「大夫不敵君，此稱其名氏以敵楚子何？不與晉，而與楚子為禮也。」董仲舒《春秋繁露 竹林》篇，發揮《公羊》之義，謂楚王舍鄭，晉不當再擊之以傷民，故晉降而為夷狄，楚進而為華夏，故《春秋》用字，抑晉揚楚云云。按《春秋》文字原意，不必皆深微婉曲如此，而今文《公羊》學家恒假之以建立其本身理論體系，後人因有《春秋》「一字之褒，榮於華袞；一字之貶，嚴於斧鉞」之說，於是宗經為文者，自亦稱《春秋》之「謹嚴」矣。韓文用字警策精練，每有絃外之音，細心玩味咀嚼而後得之，其例至多，不煩一一列舉。

3. 《左氏》浮誇：《左傳》敘事工巧，文采富艷，古來譽者甚多。唐之劉子玄（《史通 申左 雜說上》諸篇），今之梁任公（《要籍解題及其讀法》），即其二例。蘇文擢先生謂韓文之高朗條暢者，本乎《左傳》；復廣舉《平淮西碑》、《許國公神道碑》、《王適墓誌銘》、《柳子厚墓志銘》，以至《爭臣論》、《送齊暉下第序》諸文，以證其深契《左氏》逆攝、橫接、旁溢、反射等獨至之奇法。（《韓文四論》，頁六七、七 至七一）至蘇先生謂「左氏浮誇，特與《春秋》謹嚴對舉而已，韓文之有取於《左氏》，固不在此。」竊以為「浮誇」固非必貶詞，誇飾渲染，亦文家能

藝，退之取《左傳》之富艷，以增其文采，騁其筆勢，亦自往往而有。

4. 《易》奇而法：《周易》經傳，以六十四卦、三百八十四爻述釋宇宙秩序、人事窮通。唐初孔穎達奉敕撰定《周易正義》，其序論第一，《論 易 之三名》，即闡揚鄭玄依《易緯乾鑿度》所云「變易」、「不易」、「簡易」之說，謂萬象繁變，而規律不易，執簡馭繁，乘一統萬，故易簡而天下之理得，故《易》言天下「奇」變，而其理可「法」。韓子用《周易》之神理於為文，故「不專一能，怪怪奇奇」（《送窮文》）為文章之巨觀。至明用《易》義者，如《爭臣論》之引恒、蠱、蹇諸卦之爻辭，以明君子居時蹈德之異，進士策問，論《易》、《書》經義之異而實同，乾坤易簡之理，諸如此類，皆見昌黎之《易》學。

5. 《詩》正而葩：孔子立教，屢稱詩篇，謂可以「興、觀、群、怨」、「事父」、「事君」（《論語 陽貨》）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思無邪」（《為政》），至託名卜商之《毛詩大序》，有風教美刺之說：《禮說 經解》以「詩教」為「溫柔敦厚而不愚」。歷代儒者遂奉為圭臬。至比興寄托，曲寫直陳，其文學之想象技巧，尤沾溉後人，下啟百代，此所謂「《詩》正而葩」。至鎔式雅頌，務為典則之文，已見「上規姚姒」數句之疏義，不贅。

蘇文擢先生謂退之「凡以韻語入散文者，除有一二獨闢蹊徑之外，其法皆自《三百篇》、《楚辭》中出。」（《韓文四論》，頁七七）錢基博亦謂昌黎雜著、體制，不外二端，其一原道析理，軒昂洞豁，汲《孟子》七篇之流；其一託物取譬，抑揚諷諭，為《詩》教比興之遺，如《雜說》、《獲麟解》、《師說》、《進學解》、《圻者王承福傳》、《訟風伯》、《伯夷頌》等是也。（《韓集籀讀錄 韓愈志》，頁一二）

（二）融鑄子史

1. 下逮《莊》、《騷》：胡應麟謂「莊周文章絕奇，而理致玄眇，讀之未有不手舞足蹈、心曠神怡者；故古今才士，亡弗沉冥其說。」（《少室山房筆叢》卷二十七，丙部，《九流緒論》）出林之士，尤多慕莊生以自放。退之則以山川清淑，必當有魁奇忠信才德之民生於其間，而深惜其迷惑溺沒於老佛之學，以觀賞道

遙為樂，煉丹服食為能，而不知化成，無能淑世者。（參看《送廖道士序》）故舐排異端，莊周之學，亦在攘斥。至其想像靈奇，文辭放逸，善用寓言，退之非無取焉。

《石鼎聯句序》、《毛穎傳》、《送窮文》、突梯滑稽與小說傳奇同趣，而別饒深厚，可謂善用莊周而不為莊周所溺者。姚鼐謂《答李翊書》學莊子，張裕釗謂其學莊子而得其沉著精刻（《校注》，頁九八，《韓文導讀》，頁六）蓋無望速成，無誘勢利，加膏養根，水到渠成，此亦庖丁解牛、自然順適之境。至氣盛言宜水浮之喻，亦可謂從《逍遙遊》所謂鯤鵬擊水搏扶搖而上幾萬里者化出。（參看蘇文擢先生《韓文四論》，頁七三）

吳德旋云：「莊子文章最靈脫，而最妙於宕，讀之最有音節。能學莊子，則出筆甚自在。」（《初月樓古文緒論》，頁二三）薛敬軒云：「莊子文，好學古文者多觀之。（《送高閑人序》）學其法而不用其辭，學之善者也。」方苞曰：「子厚天說似莊子，若退之為之，並其精神意類皆得之矣。」（《校注》，頁一五七），皆方家之言。

劉勰《文心》，以《楚辭》「體憲於三代，而風雜於戰國，乃雅頌之博徒，而辭賦之英傑」，蓋其「敘情怨，則鬱伊而易感；述離居，則愴快而難懷；論山水，則循聲而得貌；言節候，則披文而見時」；「才高者苑其鴻裁，中巧者獵其艷詞，吟諷者銜其山川，童蒙者拾其香草」，故「衣被詞人」，非止一代，賈生、柳子、矢志賢人、貶逐南荒，同情尤切。子厚詩文，步武楚騷立意遣詞，形跡顯似。退之辭賦，見於集者凡四，大抵多有取於《離騷》之意（馬通伯《校注》，頁一）。

晁無咎嘗取《閔己賦》於續楚辭（同上，頁五）取《復志賦》於變騷（同上，頁四），方苞以《獨孤申叔哀辭》為學《天問》（同上，頁一七八），《潮州祭神文》出於《九章》及古歌謠（同上，頁一八六）《清河間張徹墓誌銘》之銘詞，亦出《九章》（同上，頁三一六）《訟風伯》亦體近《楚辭》，而別具西漢之樸厚（同上，頁三六）《柳州羅池廟碑》「荔丹蕉黃」之辭，更宛然《九歌》，用慰知友之靈（參曾國藩語，同上，頁二八六）；沈德潛亦云然（見《韓文導讀》引錄），至若《祭柳子厚》文、《祭河南張員外文》，感慨身世，至情流露，尤得《天問》、《招魂》之神韻。（參

看蘇文擢先生《韓文四論》，頁七七至七八)

2. 太史所錄：司馬遷生西漢盛時，職任太史，責在紹述，於是繼先人之遺志，步周孔之偉業，述《太史公書》，又以「恨為弄臣、寄心楮墨；感身世之戮辱，傳畸人於千秋」(魯迅《漢文學史綱要》，《魯迅全集》第八冊，頁三八)，此《史記》之所由作也。曾國藩謂「子長所為《史記》，寓言亦居十之六七」，「閱識孤懷」，「過孟堅遠甚」。(《聖哲畫象記》)魯迅推《史記》為「史家之絕唱，無韻之《離騷》」(同前)，可謂知言。史公善於融範經典子史之文，以至諺語俚詞，取精用宏，變化多方，敘事寫人，細膩而扼要，歷代文家推其散體宗師。曾國藩氏且謂為「文家之王都」，以其「義必相輔、氣不孤伸，兼開後世之駢體。」(《送周苻農南歸序》)吳德旋《初月樓古文緒論》，更盛推「《史記》如海，無所不包，亦無所不有；古文大家未有不得力於此書者，正須極意探討，韓文擬之，如江河耳。」「古來善用疏，莫如《史記》；後之善學者，莫如昌黎，看韓文濃郁處皆能疏，柳州則有不能疏者。」「《史記》未嘗不罵世，卻無一字纖刻，柳文如《宋清傳》，《蝮蝦傳》等篇，未免小說氣 用意太纖太刻 看昌黎《毛穎傳》，直是大文章。」(頁二四至二五)

蘇文擢先生謂韓子一則取史公義法為記事之文，一則取史公剛柔相生以成其雄逸，善學龍門者，無以加於此，蓋昌黎碑銘之妙，夾敘夾議，《毛穎傳》，《張中丞傳後序》，《董晉行狀》，《柳子厚墓志銘》，《鄭群墓志銘》等，敘事而以論斷制，皆善學《史記》、尤其《伯夷、屈原列傳》諸篇而得。(《韓文四論》，頁七八至八)吳德旋云：「文章之道，剛柔相濟，《史記》及韓文，其兩三句一頓，似斷非斷之處極多，要有浩氣潛行，雖陡峻亦寓綿邈，且自然恰好，所以為風神絕世也。」(《初月樓古文緒論》，頁二一)

錢基博氏論昌黎碑誌之文，其豪曲快字，原孟子之跌宕昭彰，與奇字拗語，參揚雄之矜重古在奧者，皆運以司馬遷之浩氣逸致。(《韓集籀讀錄 韓愈志》，頁一三五)云云，此可見遷愈二子文心之相契。

(三) 旁采辭賦

漢賦承《楚辭》而作，也是一代之文學。

孫梅《四六叢話》云：「兩漢以來，斯道為盛；承學之士，專精於此。賦一物則究此物之情狀，論一都則包一朝之沿革，輟翰傳誦，勒成一子，藩溷安筆硯，夢寐剗腸胃；一日而高紙價，居然而驗土風，不洵可貴歟！」蓋漢賦多弘博絕麗，鋪陳展衍（參看《文心雕龍 詮賦》篇）或直敘，或設問，章法謹嚴，用字奇瑰，雖世易時移，仍有可資取法之處。

司馬相如 揚雄，傳世之名作尤多。揚子雲「少而好賦」（《法言 吾子》），深服長卿，謂其賦「神化所至」、「不似從人間來」（《西京雜記》）於是仿《子虛》、《上林》而為《甘泉》、《羽獵》、《長揚》、《河東》諸賦，又擬屈賦而作《反離騷》、《畔牢愁》，反屈子之意而廣之。中歲以後，則以辭賦誇飾，諷一勸百，故謂「雕蟲小技，壯夫不為。」（《法言 吾子》）於是捨文就學，以經莫深於《易》，仿之而作《太玄》；傳莫大於《論語》，仿之而作《法言》。

韓退之嘗推之與孟子並尊，共承尼山之學。蓋昌黎「取相如之奇麗，法子雲之閎肆，故能推陳出新，徵引波瀾，鏗鏘金石以窮極聲色。」（劉開《與阮元論文書》）劉大櫟謂「退之文集大成，（《南海神廟碑》）以所得於相如、子雲者為之，故敘詞祀而《上林》、《甘泉》之體，奔赴腕下，富麗雄奇。」此篇四字之句，凡一百二十餘，得漢賦之氣體。曾國藩謂其筆力足以追相如之賦（馬通伯《校注》，頁二八）張裕釗謂《答劉秀才論史書》中，造句有似子雲，而絕雕琢之跡，一歸於自然。（同上，頁三八七）錢基博謂《袁氏先廟碑》、《曹成王碑》、《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》、《貞曜先生墓誌銘》、《平淮西碑》、《南海神廟碑》等，奇字拗語，運《史記》之浩逸，而參揚雄之矜重古奧（《韓集籀讀錄 韓愈志》，頁一三五）《文心 風骨》篇云：「錘字堅而難移，結響凝而不滯。」退之善學揚馬之長，故能風骨遒上也。（參看蘇文擢先生《韓文四論》，頁八一至八三）。

(引自《唐宋八大家》，臺灣書店，1998年8月版)